心疼的花季

张锋

3 月
花季
自然界的花季
到处鲜花绽放

人生
也有花季
年青或年轻的时节
正是生命的花季

3 月 30 日
四川凉山突发森林大火
27 名消防战士
花季的生命突然凋零

他们真的
生如春花之灿烂
他们真的
逝如秋叶之静美

明知山有火
偏向火山行
正是山有火
才向火山行

扑灭了一场火
再去扑灭下一场火
救了一座山的村民
再去救下一座山的百姓

我恨那转向的风
我恨那爆燃的火
我想送他们灭火神器
好将天下所有邪火扑净

朋友圈里
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英名录上
从此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一路走好
已无法表达悲伤的心情
向英雄致敬
仍显示不出文字的苍劲

这个花季
这个清明
是我心中永远的
疼痛

咏油菜花

吕庚佐

(一)
三月神州披靓装,
金波万顷映斜阳。
冲天香气透三界,
燕飞蝶舞蜂儿忙。
(二)
雪融初露翡翠叶,
琼枝何惧寒夜霜。
繁花不逊金秋菊,
更有玉珠酝清香。
(三)
农夫造物如画师,
巧手绘出万顷黄。
游人如云赏美景,
菜花香里听蜂唱。

咏　春

居文俊

春风霏雨润膏田,
雪化冰融种难眠。
民众围巾机器播,
长鞭待屋挂梁旋。
耘耕沃野千葩笑,
犁走横云万里阗。
华夏年年丰足食,
鹤乡岁岁奏琴弦。

记忆里的那条小渔船

李志勇

记忆里的那条小渔船距离我有多远？我无法精确计算,因为那是需要花上近一个甲子的时间去丈量它。尽管年代久远,但它在我的记忆中仍是那样清晰,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割舍——不仅仅是那条小渔船,还有船上的两个人:我的父亲母亲。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解放了的黄沙港(现已是国家一级渔港)正在进行“渔改”,一直为渔霸辛苦农作的渔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渔船。那年,我父母分得一只十一二吨的小木船,带着五六岁的我出海去张渔翅网。

在我上岸读书之前,尽管小小年纪,却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三次风险。一次是走沙。大约在 1955 年夏的一天,空气闷热,小船搁在退潮后的潮口里动弹不得,让人增添不少烦恼。就在这时,船舷右侧沙子开始流动起来,且流动得越来越快,就似底下有一只巨大的吸盘,把船右侧的沙子尽数吸入。船渐渐地向右侧倾斜,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老娘见状大喊:“走沙,人上左舷。”随着老娘的怪叫,我和老爸手脚并用,跟着老娘爬到左舷。也许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吧, 小船渐渐地不再向右侧倾斜,随着左侧沙子流动的不断加快,小船终于恢复平衡。

一次是跑锚。张渔翅网的潮口相对于潮面来说较窄,所以只要落潮涨潮,流水忒急,就似一头咆哮的怪兽,里冲外突。这时如果你抛下海的锚不能紧紧地筑住海底, 就可能出现走锚,一旦走锚轻则自己的船和后面的船只受伤,重则一大串的船都会被殃及而在潮口里互撞,弄不好船伤人伤。那次跑锚于我来说已过去几十年,但老娘的“英雄形象”却永远地刻在我的脑海。大约饭后,潮口里的落潮流咆哮着奔向深海,突然我发现船在随着流水流动,我吃了一惊,随即喊道:“爸妈,船跑了。”“啥,船跑了？”老爸从舱里探出身子,见状赶紧喊道:“孩他娘,走锚了!”“走开!”老娘大叫一声,猛地推开老爸,似一只出窟的野兔,“嗖”地一家伙就钻出了卧舱,冲到船头,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力气,扛起大锚的锚尾,竟把那 300 多斤的大锚“轰”地一家伙给抛下了大海,终于制服了不断下滑的锚缆,而小船离后面的船只有不到 5 米的距离。

一次是遇风。1956 年的那场大风毫无征兆, 风头来了就猛,并很快增至 11 级。渔场水浅,掀起的浪头足有 6 米高,受到惊吓的渔民赶紧起网拿锚收港。老爸在舵上,手抖得不行,老娘见状,推开老爸,接管舵把子。老娘握着舵绳,灵活地来去扯动,指挥着小船避开浪峰, 尽量使小船穿行在没有开花浪的浪谷中。突然,老娘发现一大群浙江嵊泗渔船离开航道,就近插向一大片无边无际露出水面的滩地,弃船上滩。对这一带渔场地形地貌十分熟悉的老娘闭上眼睛, 痛苦地念叨着:“上帝啊,保佑他们吧!”上帝最终没能保佑他们。涨潮了,那块叫黑沙的滩地连同上千渔民一起被海水吞没,嵊泗列岛许多渔村成了寡妇村。此事惊动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作出“在浙江首先实现渔业机械化”的指示。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将来也从事如此高危的行当,老爸老妈决定,就是借债也要让我读书。在爷爷奶奶的照料下,我努力学习,终于在 30 岁的光景上实现了从渔村到城里,从渔民到干部,从群众到党员的人生“三级跳”。尽管生活环境改变,谋生的手段不一样了,许多往事大都沉到记忆深处,但唯一让我时时记起不能忘怀的就是生我养我的小渔村以及小渔村里的那条小渔船。

俏俏的豌豆花　王万舜　摄

说幸福

颜玉华

有位哲人曾说过:“通往幸福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幸福苛求太多。”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人抱怨说自己被幸福所遗忘,殊不知,幸福往往会在不满与抱怨声中与之擦肩而过。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幸福天堂,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幸福,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以一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积极心态勇敢地张开双臂去追求幸福,拥抱幸福。

幸福不是至高无上的强权,亦不是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幸福是简单纯真的感动,是对生活点滴的感恩,是心怀一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积极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处世哲学。

幸福是春之花,甜美芬芳,但只有播下花籽,方可收获芬芳,采撷果实,也只有当你打开心门感恩生活的点滴,才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存在。幸福是一种心情,是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的闲适淡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欢欣鼓舞。那些瞬间的欢欣不就是幸福吗,这些点滴间的幸福延伸着,包容着,捍卫着我们精神的海洋与天空。她是蓝色澄清的内心疆域,那里栖息着我们永不疲倦的灵魂。

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享受着来自父母老师和朋友的爱,同时又以同样的方式爱着身边的人,这就是幸福。幸福不需要太多渲染,太多奢华,简简单单的幸福最令人感动。

置身美景是幸福。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手捧一本心爱的诗集漫步于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公园林荫道上,呼吸着雨后初晴的清新空气,聆听着大自然的心声,沉醉于诗歌的清词丽句中,这些看似平凡的情景无一不蕴藏着幸福的滋味。于这阳光明媚的春日里,我们敞开心扉感动于生活的美妙,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幸福。

品尝美味佳肴是幸福。母亲用心熬的汤,父亲用爱炒的菜, 尽管没有五星级大酒店那般侈华,但它的配料是真情,食材是爱心,品尝的是幸福。没有浪漫的华灯,没有精美的餐具,有的只是一家人欢欢喜喜拉家常的温馨,但那却是最真的爱,最纯的情,最令人心动的幸福。

幸福,并非恍惚不定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及, 幸福蕴藏于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的生活细节。其实幸福就是如此,一句叮咛的话,一道鼓励的眼神,一个善意的微笑。孤独无助之际,远方好友发来的问候微信是幸福;尴尬无奈之际,路人宽容的微笑与理解彰显的也是幸福。

人生下来就是幸福的,上帝赋予了我们思考的智慧, 赋予了我们真实的情感与一生的时间。这是何等的幸运与幸福。有些人动辄会发问:“我的幸福去哪了？”其实幸福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你需要的只是发现幸福的眼睛,与感受幸福的人生态度。别对幸福苛求太多,这样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幸福的。

人生在乎的应该是生命的厚度而不仅仅是生命的长度,哪怕仅仅是短暂的停留,也要是幸福萦绕、弥足珍贵的人生体验。以感恩的心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幸福像春天的繁花一样竞相绽放!

陌生的『祭拜客』

董素印

清明前夕,老队长坟墓前来了一位衣着整齐、面孔陌生的中年男子,将随身带来的祭品整齐摆放到墓碑前,恭恭敬敬地双膝跪地,烧着“纸钱”。

这位祭拜客叫“大王”,年轻时外出创业, 现在南方城市开办一家快餐公司,每年收入超百万元。

提起“大王”,人们偶尔还有点印象。其实他叫“王大”,是本村人,幼年丧失父母,跟随奶奶生活,因年少无知,缺乏管教,小学毕业后就辍学。由于他生性好斗,村里同龄人都叫他“大王”。

成年前那年春天,“大王”拦路抢劫一位路人,被劳教管制五年;刑满释放后,正值青春年少的“大王”逐渐上了“路子”,年迈的奶奶和乡邻四处为他提亲说媒,希望他早日成家。但毕竟是“穷光蛋”,又有“前科劣迹”,谁家姑娘愿意接纳？不久,奶奶又去世。经受打击的“大王”再次变得桀骜不驯。

老队长与他谈心,了解他的思想动态;作为长辈的老队长从小到大对他及其家庭一直长期资助,“大王” 是刻骨铭心的, 无论何时何事, 他都愿意与老队长 “掏心窝子”。当得知“大王”意欲到外面闯荡、又苦于身无分文的想法时,老队长二话没说,将家中仅有的 300 元积蓄全部拿给他,叮嘱他好好做人做事,待“发达”后再归还本金。

怀揣老队长的期望和资助,“大王” 只身来到南方城市,成为村里最早的打工仔。在这片举目无亲的繁华世界里,他打过短工,摆过地摊,卖过冰棍,什么事能赚钱,他都争着干。

一次偶然的机会,“大王”进一家合资企业当上工人。平时与厂里许多工友都到地摊上买饭吃, 经常将小吃摊围得水泄不通,这让“大王”看到商机,他组织另外两名工友利用下班时间摆起快餐地摊, 专门给自己同车间的工友提供餐饮服务,额外挣得一份收入。头脑活络的“大王”干脆辞掉厂里工作,独资开办专业快餐配送公司,将业务扩大到周围厂区, 几年下来, 不仅购置了自动化快餐加工、包装设备,拥有自己的工厂,还娶回漂亮老婆,在这座城市安了家。

吃水不忘挖井人。“大王”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打拼成为百万富翁, 他感激的第一个人就是有再造之恩的老队长。

那年春节,“大王”带着丰厚的年礼,专程回乡归还老队长当年资助他的启动资金和利息, 聊表对老队长多年的“帮教”之恩。到家后听说老队长因病去世多年,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大王”悲痛欲绝。他趋车直奔墓地,搂着老队长墓碑痛哭一场,向老队长诉说自己的创业故事,并发誓将这座坟墓视为父母“阴居”,永久祭拜!

以后每年的清明节,无论再忙,“大王”都如约而至,亲自前来祭拜老队长,20 多年从不间断。

又见老鸦捕鱼欢

高亚

烟花三月,春风呢喃,鸟鸣啾啾。碧波荡漾的河面上,一叶扁舟,穿风踏浪,由远及近。船上头戴斗蓬,身披蓑衣的渔翁,稳稳站立船头,娴熟地挥动竹篙,老鸦像列队的士兵站在船舷两侧,在渔翁指令下,相继扎入水中,不一会儿就有老鸦嘴里叼着鱼跃出水面快速向小船游去。这是瘦西湖上在表演传统项目“老鸦捕鱼”。如诗如画的场景,令游人如痴如醉。呐喊声,如山洪奔泻;欢笑声,似小溪流淌。我也陶醉其间,沉浸在往事的追忆中。

鸦,学名鸬鹚,是一种以吃鱼为生的游禽,它嘴硬且长,呈锥状,便于啄鱼,腿在身体后位,脚趾扁长,善于游泳潜水。食道张驰有力, 喉咙下部有小囊,2、3 斤重的鱼可活吞下肚。捕鱼的鸦,以雄鸟为主。雄鸟力气大,灵活,捕鱼更厉害。鸦寿命有 20 多年,最高产的岁数是 3 岁,这个年纪的鸦,身手矫健,是捕鱼好手。10 岁后,捕鱼本领就下降了。

我老家门前是条古老的自然河——大洋,河水清清,终日潺潺流淌。儿时,每年开春解冻,隔三差五都会从河面上传来竹板敲击船身的“咣咣”声响,在空旷的河面上,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又是那么洪亮、醒神。每当听到这特有的声音,小伙伴们都会不约而同往河边跑, 大家知道是老鸦船来捕鱼了。看老鸦捕鱼是件快乐的事,吃渔船上的小鱼煮咸菜更是件解馋高兴的事。

老鸦船是木制的,船体不大,有前后两个仓:一个仓装鱼,一个仓放杂物。船舷两侧搭两个木架,供老鸦站立。渔民手拿竹篙,竹篙既可以撑船,又作为打捞老鸦的工具。

鸦下河捕鱼前,主人会用绳带将其脖子系起来一部分, 以防鸦将捕到的鱼吞下肚。鸦捕到鱼后,就会趾高气昂,快速游向船,向主人邀功请赏, 主人将游到船边的鸦拎起来,用手往它脖子下一抹,鸦就会吐掉嘴里的鱼,主人随手从船仓里抓几条小鱼塞到它嘴里,算是奖赏,吃到鱼的鸦又精神抖擞游去捉鱼。没捕到鱼的也气定神闲,抖抖身上的水,又潜入水底。也有贪心的鸦,捉到鱼后,往船的反方向游,边游边鼓大食管,使劲将嘴里的鱼往下吞,它不知道自己的嗓子已被主人控制。为防鱼蹦下河,主人只好撑船追赶,用竹篙顶部的铁勾,勾住鸦腿上的绳子,将它拖上船,强迫它将嘴里的鱼交公。

鸦船捕一阵后,船就靠岸卖鱼,有钱人家买大鱼,没钱的就买小点的鱼,甚至是给鸦吃的螺螺汉、柴格丁、小昂刺、小虎头鲨,小鱼煮咸菜,鱼鲜咸菜也鲜,小鱼骨头软,吃小鱼不吐骨头,全部入口,喝着稀饭,香到灵魂深处。

“老师傅,请问刚捕的鱼卖吗？”

“对不起,不卖！”

身旁游人的对话拉回我的思绪。原来渔船表演结束,靠岸小憩。游人逐渐散去,我带着童年的雅兴和许多不解,赶忙和渔民攀谈起来。

表演的渔翁,是扬州宝应人,今年已 69 岁,他所在的村原来家家户户都驯养鸦。现在,只剩他家还在养,他已坚守 55 年。如今,这一古老的行当和技艺,已没有年轻人愿意传承,他的 12 只鸦也可能会离自己而去。老人说完,摇头叹气上了船。船上的老鸦像是听懂主人的话,缩着脖子,裹着身,心事重重,无精打采地蹲立船舷,纹丝不动。船离开岸,篙起篙落,河水哗哗,老人和鸦渐渐远去,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望着远去的背影,心头一阵酸楚:来年还能再见今日的风景吗?

这记忆已融入血液

郭开国

清明节乡下祭扫归来,难得空闲,走进书房,在书堆中翻寻,一册老式 32 开本、装帧略显灰旧、封面印着“黄海潮”字样的书滑出, 不觉眼前一亮。脑海中展现出 24 年前那一幕幕往事。

这本名为“黄海潮”的书,既非文学名著、也非名人所作,何以让我如此爱不释手?因为她是一本反映家乡新坍镇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怕流血牺牲、奋勇顽强杀敌的珍贵史料。

《黄海潮》凝聚 400 多名镇村干部、离退休老同志和教师们的不懈付出,以及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全书 20 万字,收入 299 件平民不平凡的人物史料,所蕴藏着的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为自己能有幸全程参与《黄海潮》这本书的史料抢救、收集整理、编撰服务而自豪。

那是 1995 年 2 月,省市委宣传部、关工委号召各地注重挖掘人民群众英雄史迹,写史立标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新坍镇成立征编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各村(居)也相应成立征集小组,明确 2-3 名征编员,专门负责收集、挖掘、整理相关史料。采写中,大家通过与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复军人、老老百姓“五老”反复座谈寻找线索,再深入访问、认真核实、形成文稿。期间,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为然,不仅多次过问史料收集、整理情况,而且还不顾高龄专程到新坍调研指导这项工作,并欣然提笔书写下《黄海潮》这一书名。曾任射阳县委书记、盐城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陆逵,多次在新坍召开写史立标工作推进会,并为《黄海潮》全书定稿专赴南京。新坍镇写史立标工作还得到新坍籍在外及曾在新坍工作过的百余老同志热情支持,他们纷纷寄来有关史料、回忆录、题词、信件,极大地丰富《黄海潮》书稿内容。

也正是参与《黄海潮》一书的采编,让我这土生土长且工作在家乡多年的新坍人,更加了解到家乡那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新坍,作为盐阜革命老区的一部分,早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前,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就已传播到这里。1939 年,周公辅、周魁等人在家乡创办“青年读书研究社”,以学文化为名团结进步青年参加救亡活动,紧接着卢公祠小学又在全县第一个建立教育党组织。抗战期间,新坍境内军民联手与日寇、伪军作战 120 多次,击毙打伤日伪军 142 人,缴获各类枪械 220 多支、子弹 15000 多发。解放战斗中,新坍人民踊跃参战,积极生产,大力支前,除奸反特,巩固革命成果和红色政权。在那烽火连天、弹痕遍地、血与火的岁月里,就有近 150 名优秀新坍儿女为国捐躯。

事过多年,我清晰地记得,1995 年底当这本备受各界关注、数百人参与其中、历时 8 个月艰辛付出,终于印刷成书的《黄海潮》运回镇里时,新坍集镇上好似过年,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首发式那天,书中所涉及的许多主人公不顾年老体弱亲临现场,那股自豪令人羡慕。记得刚开始我对使用“抢救性挖掘”这词曾感不解,现在事实证明,当年为这本书形成作出贡献的书中主人翁及负责采编的老同志已先后辞世了一大批,顿觉辛亏“抢救”及时。

为凡人立传,给英雄留名。新坍镇收集、整理这本散落在民间、留藏在人们心里的珍贵史料,其轰轰烈烈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参与人员特别是关工委的老同志,他们不计得失,克服困难,全力做好采访、核实、撰写、编辑工作,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出书需要资金,镇内社会各界及新坍籍在外或在新坍工作过的老同志,纷纷解囊捐献,使《黄海潮》一书得以顺利出版。

筑梦高质量全面小康,需要文化的引领与激励。当年新坍镇《黄海潮》这部史料的出版,不仅仅是融入我血液中的记忆,更是鹤乡射阳、盐阜大地红色文化里精彩夺目的一个片段。

杏花烟雨四月天

江正

春在四月是美丽的。冬寒尽,柳飘绿,春花处处,旧燕归来,布谷催春……清明前后,随着一两场春雨绵绵落下,大地处处便见“沾衣欲湿杏花雨”的妙境。

这时,是无论如何不能窝居在家的,一把伞,或一顶斗笠戴了,任意踏上一条乡间道路,去看这“杏花烟雨四月天”难得的美丽。乡间人家多被桃杏包围着,见杏花总有人家和炊烟。其实杨万里撰写的“红红白白一枝春,晴光耀眼看难真”的句子才真实,杏花它红红白白也像天上的云霞。它渲染着春天的乡间,再有朦胧烟雨,如梦似幻。这时走进景,就像走进梦幻的仙境,不禁吟诵:“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杜牧和陆游的诗句,他们时空隔代,地北天南,拈来杏花,各怀异香。我思忖诗中“杏花村”并非地名,恐是酒肆,是盛开的杏花让诗人醉美得信口而吟。然而诗酒自古相得益彰,正所谓杏花村中出佳酿,美酒醇香飘四海。

烟雨蒙蒙,青草离离,多少有些凄凉。可因了杏花,那淅沥的春雨却愈发可人。杏花自古惹人喜爱,魏晋南北朝时期, 以杏花待客为礼节之尊, 周庾信《杏花》诗曰:“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唐朝好杏花甚过历代,杜牧“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勾勒出唐时街头风景。邵雍“更把杏花头上插,逢人知是看花来。”极言当时插花之盛。

出于对杏花的偏爱, 我不仅搜罗过前人吟杏之作,还在家的前后,特意栽植许多杏树,就为这“杏花烟雨四月天”的美丽……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